

第三十课 阿里伏藏师授记与付法

〔财旺诺布 14-15 岁（1711-1712）·根本上师圆寂 | 地点：貢覺三岩縣〕

上一堂课讲到仁珍才旺诺布十四岁前后的一些生活与修行的事，后面提到，祂在密传当中，有在梦境、或半梦半醒之间降伏一些天龙八部的故事。不过上一堂讲的时候，我后来往下看，发现这不能那样讲——祂其实是一串连起来的事情，不是单一的一个故事。所以这次我重新提一下、稍作修正。

主要是说，在仁珍才旺诺布的大传（祂弟子所写的大传）里，提到了一部分这件事，而这件事刚好跟传记里发生的事情有因果上的关联。传记里讲，祖师自己得到了一些预言，这个预言里提到了一些秘密的事——所谓秘密的事，其实就是对未来所发生事情的一些授记。这个预言，主要是阿里大伏藏师嘉村宁波（即前述之「阿里伏藏大师江参」）的授记。

里面提到：南开宁波大师、也就是虚空藏大师的一个转世，将会出现在噶陀的南方——我们早期课讲过，「堆」的南方，也就是仁珍才旺诺布的出生地、现在的火龙村、火龙宝玉园区；名为白玛，特征是左手上长了一颗黑痣，通晓极为秘密的母续法门。授记还说：如果这个转世能取出空行的法教，将能发扬这甚深秘密的教法，而跟这甚秘教法相关的其他伏藏法门也会同时被开启。而这位被视为南开宁波大师转世、名为白玛的人——除此之外，仁珍才旺诺布自己的预言里，还提到：

「在卫藏的北方，游戏武艺将被风吹往东北。

声音虽然不大，美而猛力。此至北方强烈的声音，将征服西北边的地平线。最后冲突西边和北边散开，然而将持续不久，会闪出三次，如同将烬般的火花。

」这个预言主要是用一种寓意的方式。很多预言不会明确表达出所发生的事，而是用诗一般、或比喻的方式来形容：一方面是不让不懂的人马上就知道，二方面也是因为很多事情本身不是非常确定的，所以在语言上表达时，就留待懂的人去解释、去拆解。但这个预言主要讲的是当时清朝发生的一些事件，就是跟我们上课讲

的拉藏汗、以及准噶尔国的策妄阿拉布坦有关，也就是六世观音尊者仓央嘉措被废黜的事件。

我们知道，拉藏汗是蒙古四大汗国中和硕特汗国的最后一任可汗，也是以前蒙古的地主固始汗的曾孙。这位曾孙，在一七〇一年达赖汗去世、由丹增旺杰继承汗位之后，篡夺了汗位；后来被清朝康熙皇帝封为「翊法恭顺汗」，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拉藏汗。藏语「拉桑」，「拉」是天、人、神的意思，也就是神的意思。

他在一七〇三年被清朝册封之后没多久，就侵犯到拉萨，并在一七〇五年杀死了当时西藏的摄政王——也就是前面讲的第巴·桑结嘉措。前面也讲过，桑结嘉措是五世观音尊者的心子，也是当时把整个西藏的文化、经济以及各层面知识提升到很高程度的一位文武双全的大学者；我们讲的《四部医典》也是他去编注、制定下来的，对整个藏传佛教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但在一七〇五年被拉藏汗杀死之后，六世观音尊者仓央嘉措也顺势被以名义上废除了。

一七〇五年这个时候，也正是仁珍才旺诺布十四岁的时候。所以他预言里讲的「卫藏的北方，戏武东北」，以及后面「北方强烈的声音会征服西北边的地平线」，其实就寓意着和硕特汗国、以及后来的汗国，与西藏政府、清朝政府之间政治角力所发生的事件。「北方强烈的声音征服西北的地平线」，讲的应该就是拉藏汗侵略到拉萨的寓意。

后面所谓「闪出三次如烬般的火花」，预示有三次战役。还有讲到，在西藏的大昭寺频繁产生各种冲突与争论；「红山上金色的小尖塔会被带往北方或西方」，指的应该就是六世观音尊者仓央嘉措。红山就是布达拉宫，红山上最高位置、最尊贵的那个人，就如同宫殿屋顶上最顶端那座黄金小塔尖。

所以这里预示的是：当时布达拉宫最高领导位置的人、也就是六世仓央嘉措，被带往北方。这部分我们之前也讲过一点。仓央嘉措的故事，虽然有人认为他是被杀了，但实际上他是圆寂的；只是后来被废黜之后，大家为了保全他，就跟清朝、跟拉藏汗、跟后来的准噶尔汗等好几个不同的政治权力对象讲了一些假话，让他能够逃离。

现在其实可以很明确地知道他没有死——网络上大部分讲的都是错误的，他完全没有死。他被大家保护下来之后，去了很多地方参访、流浪、朝圣，后来被蒙古那边的部落保全下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阿拉善地区，那边有六世仓央嘉措的灵塔。

虽然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个纪念塔，但实际上他是真正的六世仓央嘉措的佛塔；只不过他没有用六世仓央嘉措的名号，后来改了名字，叫「却吉达克巴」，就是「法称海」的意思。改了名字、用这样一个转世活佛的头衔，去了不同的地方。后来，由当时蒙古一个部落的首领、叫班尔扎布台吉的，特别照顾他；仓央嘉措又把班尔扎布的儿子收为自己的弟子，长期在蒙古部落弘法，后来在一七四六年左右圆寂。

然后依照六世仓央嘉措的遗愿，在贺兰山中建了他的舍利塔供人瞻仰。后来动乱时这座塔被毁坏，但在二〇〇一年，当时一位蒙古的活佛——好像叫贾拉森活佛——重新把佛塔修复，又把六世仓央嘉措的骨灰供奉回去。预言后面还讲：「东方帝国的后身将有三次战斗并取胜，不久西方的雪山向着乌云的中脉会围绕猎豹，摧毁西藏。」

「这里预示清朝将出来征讨、并在征讨中取胜；而「西方雪山乌云中脉围绕猎豹」，应该指的是准噶尔帝国那位策妄阿拉布坦，他会侵犯藏区，除了把拉藏汗杀死之外，也会对西藏造成伤害。后面还讲了一些预言的事，「三至七年内将会被揭晓」。虽然有一些方法可以避免，但没有一个能真正被执行。

这其实是很多预言、授记的共同特点：他不是百分之百能掌握、或百分之百能转换的。因为我们知道，世间万物、一切人事物都依循着因果的法则；虽然佛法、佛菩萨也有很多力量与加持，但有时真的需要众缘和合的情况下才有办法扭转。任何缘起没有一个是没办法被扭转的，只不过要付出的心力、要具备的条件非常大。

以前遇过类似的：有人遇到问题去找活佛打卦，活佛说你要念什么经、做什么仪式、放生、念经，必须在七天内去做，做好就没问题。你想那么简单、很容易啊；可就刚好那七天，要找寺庙念经，人家寺庙正在结夏安居或办什么法会，没跟

对外联系，一时找不到寺庙帮忙；放生也是，那段时期发生一些事情，要找放生的地方、要买放生的动物，都买不到、找不到。这样一拖，七天过去了。

这样的案例其实蛮多的。所以这真的不容易，尤其是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缘起。当然不是不能转换，但需要更多的缘起：不管是成就者的加持，还是做各种善事的弘扬，还有佛弟子努力实修、避免恶业，以及所有众生能减少恶业等等——需要很多缘起都和合起来才可能扭转。

战争的缘起，大都由众人过去所种的恶业、这个共业在此时聚集和合而成，不是单一原因产生的；所以要避免，也需要众人的善缘、善业才有办法扭转。但实际上真的非常难。所以这里才会讲：虽然有方法可以避免，但没有一个能执行。

在仁珍才旺诺布大传的这段预言内容里就提到，由这个预言可以证明后来发生的这些事：在火鸡年，西藏内部产生了很多冲突。当时厄鲁特蒙古（也就是和硕特汗国）的拉藏汗——大传里以中文有人把这名字翻成「拉上」，应该要改成「拉藏汗」比较好，比较符合藏文里讲的内容——总之内容提到：拉藏汗的军队进入西藏，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被以欺哄的手段送往青海，总理第巴·桑结嘉措被杀害，阿里许多宁玛巴的伟大上师也受到压迫、杀害；甚至拉藏汗本人后来也被准噶尔蒙古军所杀害。

而这些野蛮的军队——蒙古人，以及对藏传宁玛派的伤害，难以顾及。这个事件发生在后来。后面又提到：第五世观音尊者在世时，当时有很多被生埋在地底的魔鬼（玛莫），被许多密乘的成就大师降伏、镇压在地底；但因为一些负面影响，结果被拉藏汗挖出来释放而逃跑。

这个部分我目前还没找到，可能要再查一查拉藏汗的相关研究，看是什么情况下被挖出来的；后面如果找到我再跟大家讲。总之，这种事在西藏、在很多地方常常发生。西藏有很多被成就者降伏的魔鬼、或一些无形众生，大部分会长期先用石头压着；一般先用石头压着，以后有钱的时候，再找人在上面盖一座佛塔。

为什么盖佛塔？一方面佛塔是圣物，本身有镇压的用意，佛塔最底层放的都是镇压的所依物；二方面佛塔不会有人去破坏，因为整个西藏都是佛教徒，所以能保

全。有些因缘不和合、还来不及盖佛塔的，就只好搬一些大石头、一些杂物去暂时镇压。

所以自古以来，很多人在草原上看到有人为地堆积的几颗大石头，下面可能还压着一些奇怪的东西、甚至一些闪闪发光的法器，就想着把石头搬开去拿。但很多这种其实都是在镇压无形众生或魔鬼时暂时埋下的。像莫拉九（一位女成就者之名）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

莫拉九在世时——大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段期间——她很有名，很多人知道，她是一位有神通的女成就者：每天早上直接用神通从水面上飞到对岸去，采花、采药、打坐。后来有一个纳粹军官很仰慕莫拉九，特地去找她想学神通；但莫拉九只教她四转心法、皈依、发心，这个军官就觉得「这个人不教我神通、不教我超能力，只教我这些平庸的东西」，后来就不相信地离开了。总之，莫拉九在世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她被冤枉的事情也有。

当时有一处被镇压的魔鬼，上面堆放了一些巨大的石头，刚好有一头牦牛用角去磨蹭那块镇压的岩石，无意间把岩石推开了，那个魔鬼就跑走了。从那一天开始，莫拉的村子里就发生了一些兄弟阋墙、家族纠纷。很多人一打卦，说是有魔鬼被放出来捣乱，才导致这些事。

当时大家就认为，有能力把魔鬼放出来的，就是当时神通很大的莫拉九吧；所以本来有些人敬仰她的，后来就冤枉她，认为她是魔女，有一段时间被骂得很惨。但她也没有去解释——她觉得解释也没有人会相信，所以不解释。这就是大菩萨的胸怀。

也有一些传说讲，清朝后来灭亡前发生了什么事。据说以前章嘉大师和一些成就者，帮清朝皇帝做了很多镇压的仪式，把很多勾招而来的敌人的无形众生、魔鬼镇压在门槛之下，门槛下面都是镇压的所依物。但后来西方科技进来，带来了汽车、脚踏车；皇帝、皇太后想开车、想玩车，就命人把皇宫所有的门槛全部切掉，方便进出。

结果切掉那一天开始，就发生了很多问题——天灾人祸乃至后面的八国联军等，一串事情接踵而来。有这样的传说。当然，有人会认为：这些魔鬼那么可怕、那么厉害，为什么不把祂们杀掉就好？

前面也提过，诛杀不是随心所欲想杀就能杀的——能诛杀早就诛杀了。有些无形众生、有些魔鬼，他们自己的福德未尽，杀也杀不了，只能镇压。尤其西藏很多所谓的魔鬼、魔王，过去本身就是修行人。

宝上师也常讲，它在全世界各地遇到很多这种无形问题的人，觉得除了西藏以外，其它地方都很容易解决，有时候自观为金刚萨埵、念「嗡班杂萨埵吽」就解决了；但它觉得西藏的魔鬼应该是最难度化的。很多本身前世都是修行人，咒也念得非常多，家家户户没有一个人的咒数低于一千万遍或一亿遍；一辈子也做了很多善业、福报，只不过在临终发了恶愿、或在中阴身时以恶念转世，把这一辈子累积的广大福德资粮变成了恶愿的成真。

所以这种修行人变成的魔鬼是最难度化的，西藏有非常非常多。所以祂这边提到的，应该也属于这一种没办法被直接诛杀超度、只好暂时镇压在地底、后来被挖掘放出的。当然，我们讲很多事情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所有事都只是魔鬼捣乱；魔鬼、无形众生只是其中一种缘起，它能带动一些缘的聚合，但不是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还有其他恶缘，包括众生内心的烦恼，包括一些有权力的人内心的欲望与恶念。有这些助缘存在，才可能导致恶魔去聚合、产生这些缘起的危害，都不是单一发生的。总之，有说法是因为这些恶魔（玛莫）被拉藏汗挖掘、释放出来逃跑，所以才有西藏这些战争动乱的事发生。

大传里提到，仁珍才旺诺布自己也有跟这件事类似的梦兆：祂看到一群骑着木炭形成的黑马的人，这些人看起来是无形众生的样子。祖师就问祂们：你们是谁？祂们说，祂们是工布地区来的魔鬼、工布地区来的「赞」。

然后祖师就想去降伏，结果祂一要降伏，祂们就化成一阵黑烟，往东方逃走了。仁珍才旺诺布醒来时，内心感到一阵不舒服，之后就有很多战役的事情发生。

当然，好像还有一些其他成就者也有类似的梦兆——其实很多时候，在要发生重大事件之前，很多成就者都有相似的寓意与梦兆，这种故事很多。

仁珍才旺诺布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征兆。大传里只简单提到、没有很明确地说；而在仁珍才旺诺布的密传里，就比较明确地讲述了这个情况。这里要把前面的部分再重新讲一下。

密传说：祂十四岁左右的时候，祂的父母亲也离开了老家山区，到了贝玛德钦林巴大师那边的山里，祂也打算在寺庙里好好待着。有一天，祂梦到自己从一个险恶陡峭的山谷当中走出来，听到有所谓的「赞」、「赞魔」或「魔王」之类的障碍。听到这声音时，祂从睡梦中醒来，然后到了上师旁边，当时上师正在进行宝瓶的修法。

当天晚上，祂看到八大嘿噜嘎的咒语种子字里有一些字母、咒字是缺失的，想去修正祂，却突然被燃烧的火焰烧到——这也在梦中。所以这个梦，应该本来是有魔王的阻碍，但因为上师们修法的加持、或祂自己的境界，得到了八大嘿噜嘎的加持，这个火焰燃烧就把障碍阻止了，这也有可能。这里其实没有明确讲祂遇到的是怎样的情况，总之有这样的事情。

之后有一天晚上、凌晨起来前，祂又梦到一个穿着深蓝色衣服、蓬头垢面、看起来带着病态的玛莫魔女，对祂制造障碍。这里没明确讲用什么方式制造障碍，只讲祂在梦中入于大殊胜嘿噜嘎的佛慢，把祂撕成碎片。但这个玛莫重生之后，祂问祂「你是谁」，祂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的兄长、我的哥哥是龙魔、是勒赞；我哥哥有着红色的身体，像一棵松树那么高大。

后来仁珍才旺诺布以禅定力降伏了这个玛莫魔女，并为祂授了三昧耶戒。大部分没有被诛杀的无形众生，都是以戒律去束缚。后来隔了一天晚上，祂又梦到一个骑着蓝色马的年轻人，也要对祖师施加障碍。

祖师问祂「你是谁」，祂就回答：我是龙王所安置在当地的一个龙赞。后来仁珍才旺诺布又像前一天晚上一样降伏了这个龙魔，也为祂赐予了三昧耶戒。然后隔

一天晚上，祂又梦到另一个年轻人，骑着白色马，手里拿着宝剑，怒气冲冲地要来追杀祖师。

祖师马上入于禅定、入于本尊的佛慢禅定之中，并从禅定中显起威猛相。这个看起来怒气冲冲的年轻人，看到仁珍才旺诺布所现的忿怒相之后，本来很生气的样子突然平和下来，就从马上翻身下来，很有礼貌地跟仁珍才旺诺布自我介绍。祂说：我和天神当中的药叉——猛力药叉、猛恶药叉是同一个化现（也就是说，祂是天人猛恶药叉所化现的一个分身）。

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精勤地守护着佛教。希望你在每一年的重大节日时，能为我做一些酬忏、祝祷，给我一些烟供供养；这样的话，我会成为你的朋友、会注视着你。仁珍才旺诺布就问祂：那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的眷属又是怎样的？这个年轻人就说：我的眷属有四大部落，这四大部落的首领和我是无二无别的一个存在——也就是四大部落首领的一个分身。后面详细的部分、包括名字，祂就不愿意说了，拒绝回答。

后来，仁珍才旺诺布说，这个魔鬼、这个「赞」会去保护祂、偷窥祂，也算是一种偷偷保护。但仁珍才旺诺布说，一直到后来，这个护法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的，祂还是不很了解。到后来，有一次祂梦到很多骑着木炭般黑马的妖魔鬼怪，类似药叉、罗刹一般的魔物，来到仁珍才旺诺布面前。

仁珍才旺诺布就问祂们：你们从哪里来？你们是谁？祂们回答说：我们是布塔，是一种鬼；我们是从卫藏地区过来的。

仁珍才旺诺布就想以咒力去降伏，祂们就跑了，还说：我们有一些同伴被密乘的瑜伽士镇压了，现在要跑走；这次是叫拉藏汗的呼唤我们（因为拉藏汗的关系而来，也就是拉藏汗把祂们释放出来的）。所以前后比对起来，这跟其他故事是可以相关联的——祂们说自己的同伴被密咒师镇压，可能就是指之前那些天龙八部被镇压的部分；而「因为拉藏汗的关系而来」，也就是拉藏汗把祂们释放出来的。

讲完之后他们就逃跑了。祖师这时觉得不太对劲，觉得他们不能随便放，所以马上现起本尊的佛慢、举起期克印，想去降伏；但他们马上化成一阵黑烟，往东方跑了。祖师从梦境中醒来后，内心非常不悦、很难受。

「工布」这个词只能翻译成厉鬼——我看大藏词典里就翻成厉鬼，或叫邪魔、邪魅。仁珍才旺诺布这时心里很清楚：这些厉鬼会把整个藏区捣乱、产生很大的危害，但祂没来得及去降伏，自己觉得内心非常可惜、很难受。所以这个故事前后对照起来就说得通了，主要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先休息十分钟，补一个资料，再往下讲。再来是十四岁这边大概的情况。到十五岁的时候，祖师开始非常努力地遵守戒律，并且精进地修持大手印的禅修；这时祂的证悟以及各种验兆显现都不断增长。

但在祂十五岁的十二月初，他人生当中第一位最重要的上师、祂的根本上师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圆寂了，色身消融了。评断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一生，也有人说祂一生中最大的贡献，除了挖掘出空行母的重要法门、完善这些法门以外，就是栽培了仁珍才旺诺布这样一个弟子。而在贝玛德钦林巴大师自己所说的话里，祂也认为，祂的教法、祂的一些传承，全部都是仁珍才旺诺布有办法去实践、圆满这些佛行事业。

祂之前对才旺诺布说过：「虽然我是这些法的法主，但真正能把这些法门、这些传承广大弘扬、利益众生的是你。所以我把所有的法门、这个传承都托付给你。」所以看仁珍才旺诺布传记里，很多祂的根本上师都是这样。

而这些祖师自己的传记里，最大的功绩也常常提到就是培养了仁珍才旺诺布。这也可以证明：这些不同传承的祖师大德，对仁珍才旺诺布的修证、成就，以及祂对众生未来的利益和帮助，是无与伦比的，是根本上师自己都认可的。大传里提到，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圆寂之后，才旺诺布非常痛苦、哀伤，祂自己也非常虔诚、努力地向这位祖师祈祷，希望未来不管在梦里还是禅定当中，都能得到上师的传法，并允诺照顾祂的佛行事业，直到才旺诺布能够完全自足去承担这些佛行事业为止。

这也是我们要向才旺诺布学习的部分：要在上师生前时珍惜。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认为上师还活着、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偷懒一点也没关系、少做一点也没关系，法门得到没得到、修行没修行，以后再说也没关系。但真的是世事无常，非常多的事无常，所以我们不能让自己放弃现在拥有的这个大珍宝。

在上师还在世时，珍惜的方式，不是去当义工或做很多活，而是我们自己要去实修、去实践。本来所有得道高僧大德利益众生的方式、他们希望利益众生的想法，都是希望众生能真正实修佛法、达到今生的解脱，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想法。不管你看任何祖师大德、任何佛菩萨的传记都一样，大家唯一的期盼就只有这一个。

但一开始我们凡夫还无法深入实修、还提不起出离心、提不起死无常的心去修行时，祖师大德也只能宽容地以比较世俗的方式，让大家去承办一些对外的活动、参与一些世俗形式。但不管这些活动、事情做得再多，最终每一个人都要回归于实修。所以没有比实修更能令上师欢喜的善行了，这是我们都要清楚知道的。

过去许多噶举派的大师、宁玛派的成就者，包含止贡噶举等许多高僧大德也都这么说。像米拉日巴大师对弟子宣扬的：「如果你要让我欢喜、要报答我的恩德、想对我这个老父亲有任何回报，那只有一件事能让我有这样的感觉——你要在雪山上升起佛法的胜幢。」意思就是要他们去雪山里致力于闭关与实修。

只要有一个实修的人在世，佛法就不会灭，永远都有办法去利益一切众生。但如果没有一个真正实修的人，佛法只剩一个表面，那离灭法也快了。我们讲所谓像法时期到末法时期之间的过渡期，就是实修的人越来越少，而佛教徒越来越喜欢去做表相的行为。

当然，我们不会说做慈善、做活动是不允许或不好的，他们有他们的善业、好处；但他们不是究竟、不是终点，只是一个过程。一旦我接触了这样的活动、得到了教法，并且对这个教法有信心、真心诚意想为众生、为轮回的解脱去实践，那么后面就不用太在意这些活动，而是要把心都放在学习如何实修上。学习实修，也不是每

天蹲在房间里打坐、逼自己坐几个小时、念多久，而是真正把内心所有的观念都转变。

观念没转变之前，问题很多——觉得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什么都没办法让自己安下来，很多疑问与质疑；但一旦观念转变、你完全接受了佛教给予的观念，所有的问题都自然会消失。所以有问题是很正常的，但有时这些问题并不需要一个真正的答案，有时答案就来源于我们自身的作为。而在我的作为、我的修行里，我精勤于佛法、把佛法讲的内容作为自己生活所持的观念时，这些问题自然就不会有、自然会消失。

相反，如果我们只是行为上很努力地做，潜意识里却没有真正认同佛陀的想法、没有真正认同祖师大德沿传下来的教理，那就永远有问不完的问题。当然，在佛学院念书时，可以用佛学的理论有很多精辟的回答、精辟的逻辑，去为我们广大的问题做分析。但这也是自己付出非常大的努力、非常大的精勤换来的。

现在很多藏传佛教佛学院里的喇嘛，努力念书十年、二十年，把肝、肾都搞坏了，但祂们觉得这样的身体伤害是值得的——祂们以很大程度的努力去摧坏内心的种种质疑与不平的想法。但以我们一般世俗人来说，有没有这样的心力、时间跟条件，去像佛学院的喇嘛那样花时间做呢？很难。

光是在生活中看完一本佛学书籍，可能一年都看不完一本。在佛学院里，常常一个月内至少要读完二十几本参考书，这是很基本的；一年读完一百多本也很正常。学一部论要参考各家大师的理论，有些不解的内容还要去参考其他成就者的注解，这样翻来覆去，一年下来读一百多本书，是很必然的。

这不是夸大或炫耀，而是很基本的情况。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藏传佛教佛学院出来的学生佛学基础比较深厚扎实，是有原因的——祂们的教育体系很完整、方式很严格。但另一方面，当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能力与条件时，主要靠的就是信心去理解。

很多事情我在修行中不懂、不理解，但我相信上师不会骗我、相信佛菩萨不会骗我；现在的质疑，我相信在未来境界提升时，自然会懂。抱这样的心念去修行，

我们才会有所进步。不然，修行中一遇到问题就停下来，非要深究、不解决就完全不往前，也不去追求其他学习，这其实是本末倒置，用学习阻碍了修行，这是不对的。

修行当中，我们每天做功课都不要用敷衍的态度，这很重要。因为虽然我们修的是仪轨、看的是文字、念的是发音，但文字、唱诵要带动的是我们的心念，要以最真诚的心念去启发。所以每一次功课，如果不是以极为真诚、由衷而发的心念去做，实际上没有太大用处；这样修十年、二十年，除了积累一些福德资粮以外，不会有什么修行进展、不会有什么境界。

往往我们所认为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真正没有去在意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大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自称是修行人，可是很难在十天、二十天内、甚至一天当中有一座修法，或一座修法当中有多长时间是维持在由衷而发的状态里去修。自己反省算算，就会发现其实少之又少。

法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真实不虚的，佛菩萨、传承大德都是由这条路走向解脱道的，所以里面所修的方式都是正确无误的；但做的人没办法正确无误地执行到位，那法的加持也没办法产生，这怪不得法。有时候我们修行中产生一点境界，一下子很开心，有信心就又努力修一段时间；后面感觉有点麻痹、没什么感觉了，又放弃、又去找另一个法来修。这就是很多高僧大德讲的「黑熊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

但实际上，修解脱道是「一法精勤而能通万法」。法的本质没有差别，法界是等同的，只是入道的方式有千万种；我们选择一种，花一辈子时间去努力，一定能修成。这绝对不会骗人。

只要我们内心里每一座修法、每一次修行都是诚恳地去做、执行到位，不要说花几十年，只要几年——三年、七年，一定会有收获。这是过去的祖师大德、现在很多好的修行人都验证过的。而且在传法上师、或根本上师还在世时，我们在这时专修、努力地修，加持最大。

有什么问题、什么窍诀，也可以马上请问上师。当然上师不一定马上给予解释，有时会让我们继续修，有时让我们做一些别的善业等——这都是在调伏我们的分别心。如果我们真的已经能一心专修、不受任何影响，上师一定会让我们专注在修法当中，就不要停了。

骑在马上时候，突然要人家一直上马下马、上马下马，是很难到达目的，只会拖延时间，上师不会做这种事。大部分是我们在修行中遇到瓶颈、阻碍，或修得有点麻痹、心不在焉、没办法置心在法上了，上师才会安排一些工作、给予其他指示、或暂时先放着不给予。所以每天的反省、每天的自我提醒非常重要。

《普贤上师言教》里也常提到，修行人每天要观察自己的善念与恶念，这我们一定要做到。不要觉得观察善念恶念是很低位的修法，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外道也会做、世俗人也会做」。当然，我们在善念的价值上要有所提升——不是只发起一个简单的善念，而是我们发起的善念一定要是为了遍空的众生、为了佛果、为了广大的佛行事业而发心，把祂认定为一个善念。

我们一天当中能怀着多少这样的善念去观察，这样对修行才会有很大的提升与帮助。本来很多仪轨里的修法，没有一个是需要这些心念就能产生功德的。所有仪轨里说七天成就、三天成就的，没有一个是说你只要照着修就能马上成就、不需要其他；祂们要求的条件，都是在出离心、菩提心以及对上师的信心完善的基础上，才能达成所谓三天、七天的快速成就。

没有这个前提，所有功德利益都不可能展现。所以对我们现在——不能说是初学，就算修了十年、二十年，但心还停留在初学上的这些凡夫来讲——最重心要放的，就是提升这些心念。虽然我们金刚萨埵、心性可能修了很多次，但《百业经》也好、佛菩萨的传记也好，还是要不断反复去思索、多看，要去学一学传承祖师、学一学成就者，祂们是如何修行、如何在修行中提升自己、勉励自己的。

我们在仁珍才旺诺布的传记里，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方面的内容。祂的很多诗歌、教言里，除了给其他众生的教言以外，有很多是鞭策自己、提醒反省自己的教言。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口诀。

只有当我们的内心能对轮回产生真正的厌离、对众生痛苦的本质有明确了解而升起慈悲心，并由这两者对上师、对法教有真切信心，一切才会成就，一切才是自然而然的。总之，我们真的要把握上师还在世的时候，多花时间在修行上。真要等到上师圆寂以后，在梦中祈求、禅定中祈求，其实很难达成——就算是一些佛菩萨也没办法很自在地做到，除非境界已经比较高，更不用说我们凡夫阶段。

如果上师圆寂之后，修行真的有问题了，不知道问谁、找谁，那时修行会有很大的停顿与障碍。之前我们在很多地方也遇到不少这样的佛弟子：依止了一位上师，后来上师自己的上师圆寂了、自己的法修一半，不知道怎么往下修，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带——他们的彷徨与痛苦，是别人难以理解的。我们现在还在很幸福的阶段，还拥有一位有着宝贵、健康身体的上师，一直在人世间殷勤地为我们传法。

这时我们要多去实践，这样修行中出现什么障碍、什么问题，马上有办法让上师给我们指点、马上可以化解。这边也提到，祖师后来在祂十五岁时，写了一个叫「十一个誓言」的教言。这个教言是祂对自己写的、激励自己的教言，其实很久以前、二十几年前就翻译了，这边还是稍微提一下。

应该是因为自己上师的圆寂、以及当时要致力于修法，所以对自己的一种勉励。祂里面提到：在非常长远的时间里都很难寻得的、如同珍宝一般的暇满色身，今天已经获得，我绝对不要让它浪费掉。在过去，我还在轮回中停留，被自己所造的各种恶业、被懈怠和各种粗重烦恼、以及世间八风所困住、牵引。

想起这个道理之后，我对这人世间、对这轮回起了非常猛烈的厌离。我不能让我的人生再次空手而归，一直过着痛苦、疲劳又没有任何收获的生活。所以从今天起，我一定要努力修行、精勤于禅定；我希望所有传承祖师加持我、给予我成就。

所以这一次，我对所有传承祖师立下十一个誓言。第一个誓言，是关于精进如法地修行。如理如法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修行、我们的意念不是如法的，那么再努力、做再多的事也没用。

所以祂第一个发誓就是：过去我因为不如法而放逸，肉身忙碌所做的一切都与真正的佛法相违，反而成了解脱的障碍；所以我第一个誓言，就是我以后要努力

地、如法地修行。第二个誓言，是关于圆满次第：在我还没有获得气脉的圆满成就之前，我不去依靠秘密的伴侣（明妃）。若不然，就会成为堕入恶趣的因。

这是我的第二个誓言。第三个誓言：不是如法的话，我再也不说。绮语、嬉戏、玩笑等没有意义的语言，唯一留下的价值只是让自己和他人产生各种爱恨情仇，并毁坏真谛的道理，让正确的道理没办法彰显。

当我们的话语里没有一句在讲真理、在劝导人走上解脱道，都是玩笑话时，大家内心也会充斥这些，而忽略了对正法的希求。所以我要禁止这些没有意义的杂碎语言，以后只要不是如法的，一概不说。这是我的第三个誓言。

第四个誓言，是要安住于平等性中。不管是「自赞毁他」还是各种污蔑，都是对自他偏颇，只会带来痛苦与痛苦的因。所以对自他，我只观清净相，不偏颇于任何一方，放弃毁谤与赞颂，永远安住于平等性当中。

这是我的第四个誓言。用这种方式来讲，一个修行人要产生语真实力、语咒力，很需要的就是对任何人都不谤也不赞——不诋毁别人，也不去巴结奉承地赞美别人；心要正直，不讲偏曲的话，不管好坏都不讲，这样语加持力、语咒力就容易产生。但在现在，我们因为社会、工作、家庭的需要，心里放弃这样的想法，但为了一些必要条件还是得做。

第五个誓言：一切虚妄我不再说。对于很多神通、或难以揣测的情况，以及许多示现的境界、能力、神通，都不再对外宣扬。因为这只会对自己语的功德产生障碍，除此之外对任何人也没有太大帮助。

第六个誓言：违背三宝、放弃三宝的话，无论如何坚决不说。如果我连比自己性命还珍贵的三宝，都没办法身口意统一地坚守，那么我除了无间地狱以外没有其他出处——违背誓言就像一条把我拉往无间地狱的绳索。所以如果不是为了广大的教法利益、众生利益这种沉重的必要性，我绝对一句违背誓言的话都不会说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誓言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都主要跟口业有关。仁珍才旺诺布对自己的语业特别重视。所以为什么后来他在佛行事业里被很多人赞颂是那个时代咒力最强大的咒师，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语业守得非常严谨。

所有的功德、所有的能力，都来自戒律的能力。第七个誓言：我要对修行佛法努力、殷勤，对睡眠、懒惰、懈怠、放逸的问题努力改正，因为这只会浪费人生的时间，也是共与不共成就的障碍。所以以后我要少睡——祂讲的是「少睡」，不是不睡，是不贪图于睡觉等懒惰，只要有时间就把心专注在修行、在对法的研究与努力上。

第八个誓言：我要守护我的上师，永远不去违逆。根本上师是所有教法的根基——我们能接触佛法、接触佛法的深意、入于佛门、入于解脱道，唯一的对象就是根本上师。所以上师就是三宝，要把一切敬奉于上师。

无数高僧大德都讲过，违逆了上师的话，最严重会堕入金刚地狱。金刚地狱不含在十八地狱当中，是专门为破戒之人而设的地狱，只有毁坏了三昧耶戒的众生才会堕入。就算我们对上师没办法有那样的深情，也要想一想地狱的痛苦；两相权衡之下，要努力把对上师的誓言、把三昧耶戒如同自己的性命一般去守护。

但大家也知道，三昧耶戒不是过家家。过去很多比喻说，三昧耶戒如同一种「双套环」：牧区如果有牛生下双胞胎、或两只较小的牛犊，就会用一个圈环把两只牛套在一起，这样两只小牛不管跑到哪里都不会落单。同样，三昧耶戒就像这种双套环，套着上师也套着弟子——弟子犯罪，上师也要承担果报。

所以一位愿意接收广大弟子的上师，真的是有巨大的菩提心，愿意冒着那么大的危险去度化众生，这非常难得。过去很多高僧大德很敬畏这样的事，所以也不太收弟子；如果不是一个非常优秀、有资格、有一定程度的弟子，就坚决不收，要不然就破坏了自己后世的解脱。他说，只有真正的大菩萨，才愿意去摄受末法时期的众生为弟子；因为对自己的伤害极为巨大，上师自己也要堕落。

你愿意为了弟子的解脱而牺牲自己，这样的不是菩萨，难道还有别的是菩萨吗？第九个誓言，是观如幻化：我们心里有各式各样的分别心、烦恼、疑虑，以及数不清的杂念。如果我们把佛法的修行跟很多俗事的恶劣习气全部混杂在一起，就常常产生不好的果报。

俗事归俗事，佛法归佛法——我们讲「法要入于生活当中」，是要我们以佛法正确的价值观去看待世间万物，而不是把世俗的观念、恶习套入到佛法的修行当中。这是现在很多人普遍做错的一件事。所谓「佛法不离世间法」，但不是把世间法套入到佛法里去。

佛法清净的价值观一定要维持，这是不变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为了利益众生而有一些方便、善巧的作为，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连清净的观念都没办法秉持，还说是「把佛法纳入世间法」的方便，这是不可能的——价值观的部分，是没办法割舍的。第十个誓言，是普皆回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求自己的解脱，也不是为了贪图声闻缘觉的禅定之乐，不是为了让自己达到寂静安宁的状态；而是真心诚意地，为了所有众生的解脱而致力、牺牲、努力与奉献。

祖师对自己这样要求。第十一个誓言，是要把自己的功德藏匿起来：在没有信心、或不是非常信任的弟子或任何人面前，去讲自己修行的成就、境界与功德，没有丝毫好处——这只会损害大家的利益，也会让别人因赞或骂而造下极大恶业。所以这种事，除了自己能信任的、真正对自己有清净心具信的弟子以外，不向任何人透露、不向任何人展示。

这是祖师要求自己的第十一个誓言。后面他说：这十一个誓言，希望这一辈子无论如何都不去违逆；并把这个誓言的功德，回向所有有情众生，希望大家早日证得佛果位。这是仁珍才旺诺布十五岁时立下的誓言。

这也是希望我们能相互勉励。虽然我们没办法做到像祖师讲的那样，但往这个方向努力去做，对我们的修行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